▶初人圖

行走兩界的生命智慧

二○○二年夏秋之交，在西部不毛之地，人類學教授士爾外出田野作業。在一個孤寂靜謐的夜晚，他攀上海拔三千米高坡，卻不可思議地進入了一個亦眞亦幻的超凡境界，天象機理、人文經脈、亙古英豪、萬族流變——時空交錯之下，他感覺天人合一，融入自然，肉眼之外，天眼漸開。

這次奇異的經歷，徹底改變了士爾，返程之後，他再也難按照慣常的軌跡生活，每天忙完白天的俗務，夜深人靜之時，他便來到堆滿書籍雜物的工作室，與他從世界各地收集來的文獻碎片、石器泥板之類的古物文獻對談，他把所見所談所感，——據實輯錄，成《兩界書》十二卷。

大公報記者　李望賢

《兩界書》以跨界的思維，超越歷史，神話，宗教，哲學等傳統範式習規，以文學的敘事手法，開啟「凡人問道」之旅，講述人類文明的流變演進，人類向善的修為歷程，為人類尋找精神食糧，構築靈魂居所。全書共分為「創世」、「造人」、「生死」、「分族」、「立教」、「爭戰」、「承續」、「盟約」、「工事」、「教化」、「命數」、「問道」十二卷，以寓言、神話、傳說、民歌、對話等講故事的方式，講述了百餘個互有聯繫又相對獨立的故事，這些故事以中國元素為核心，兼容了東西方文化的經典要素。中國著名先鋒派小說家馬原說：「我讀這本書看到了一次非常偉大的敘事冒險。這本書十二卷一百一十五章三百一十八節，每章都是一個大命題，每節又是一個具體而微的命題，這本書提出了四百多個命題來，這要有很大的心，能看到廣大世界的心。」

講述多個寓言體故事

《兩界書》第一卷第一章寫道：「太初太始，世界虛空，混沌一片。天帝生意念，雲氣瀰漫，氤氳升騰。天帝揮意杖，從混沌中劃過。天雷驟起，天光閃電，混沌立開。」

世界從何而來？世界的源頭在哪裏？這是人類生存與演化的前提，也是人類第一個終極性的未解之問，不同文明、不同文化的結論有所不同，既有神話解說，也有宗教解說，更有現代學者「宇宙大爆炸論」等解說。對於這個未解之謎，《兩界書》塑造了一個人格化的「天帝」，講述了一個有關世界創造的文化哲學故事。

士爾稱，「天帝」的概念蘊涵了有關世界本源、天地人寰、大道自然等豐富的內涵，是對世界本源及其本質性的概括，是哲學概念的文學表達，體現了世界「本來」的追問，指代人心對這個遙遠、神秘、未知的「本來」的敬畏和認知。

人類如何起源？人類從何而來？這是從古代先人到現代科學始終探尋的又一終極之問，迄今未有統一認知。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，一是神話宗教類解說，一是進化論學說。《兩界書》卷二「造人」中，有關「造人」的敘事與既往的各類神話、學說多有不同，不是拘泥於「造人」的具體方式，而是強調：為什麼要造人？人在世界中應居於怎樣的位置？人在萬物之中有什麼不同？人在世界中的使命是什麼？書中獨創性將人分為「初人」、「中人」、「終人」三個階段。「天帝決意造治理者，以便治理世界。天帝於是造出初人……兩頭、兩口、四目、四耳、四前腿、四後腿，尤有兩心」、「初人造出，然不領天意……天帝將初人從中分開，有一為二，一半為男，一半為女。為天地中人。」

士爾說道，「中人」之後還有「終人」，但「終人」是什麼情況？值得遐想。當前人工智能快速發展，大有脫繮野馬不可操控之勢，科學家霍金曾說過，人工智能將達到超越人類的新生命形式。人工智能會導致人類「終人」出現嗎？

為現代人找靈魂居所

人類一路走來，形成形形色色的族群和文化，歷史上既製造了無數慘烈的悲劇，也創造了無與倫比的輝煌和奇跡。科技的超常規發展，不同思想文化和價值觀念的激烈碰撞與衝突，剎那間又將人類帶到關鍵的歷史十字路口。人類何去何從？是渾渾噩噩放任自流，還是自警自省而有所作為？是修睦向善，還是一如既往的搏爭惡鬥？

《兩界書》卷十二《問道》作為總結篇章，探討人類文明和合發展的整體圖景和模型，試圖揭示其道德內涵、哲學基礎和精神文化基石。何為「道」？「道」從何而來？《兩界書》塑造了六位先知的形象，分別為：道先、約先、仁先、法先、空先、異先。六先代表了人類思想和文明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學說，包括儒、釋、道、希伯來、希臘乃至懷疑主義等等內容，構築了一個「六先論道」的綜觀平台，針對人生的意義、生命的價值、善與惡等本源問題，力圖融合各家之說，貫通各派之言，融會昇華，整體性回應人類向何處、如何去的困惑。

著名作家，中國文化部原部長王蒙表示，士爾教授承繼了中華文字、文化的開創性、整體性，汲取了猶太文化、希臘文化、佛陀、基督、道德經、黑格爾與康德，以及現代文化的進展與質疑，寫就了《兩界書》系列。《兩界書》從精神綜合、文明融合、科際整合中，實現了有界與無界的整一和超越。《兩界書》系列著作的英文版、日本版將於年內刊印。

▲士爾著《兩界書》
大公報記者李望賢攝

▲中人圖

▲六先論道

◀學者士爾

掃描QR Code上大公網瀏覽更多讀書資訊

士爾論「界」

《兩界書》開篇講到：「世有兩界：天界地界，時界空界；陰界陽界，明界暗界；物界意界，實界虛界；生界死界，靈界肉界；喜界悲界，善界惡界；神界凡界，本界異界……

兩界迭迭，依稀對應；有界無界，化異輔成。

芸芸眾生，魑魅魍魎；往來遊走，晝夜未停。

這體現了士爾的核心哲學理念——「界」。

士爾認為，「界」的本義是對空間的範疇、閾值、限度等的「界定」，蘊涵了多與少、大與小、有限與無限等基本涵義，在中國儒釋道及古希臘、希伯來哲學中，「界」還是認知世界的一種基本範疇、邏輯起點和邏輯方法。

《周易》中的陽爻陰爻、乾坤八卦，《道德經》中「一陰一陽謂之道」，《黃帝內經》的陰陽離合論，均建立在「界」的思維基礎上；儒家思想注重人與他人之關係，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、忠、恕、孝、悌諸概念實則是一個有關「我」與「他」的問題，本質也是「界」的問題；佛學所謂佛法界、菩薩法界等「十法界」及四相說，亦是建基於有與無、色與空、聖與凡、常與無常等「界」的概念範疇；《周易參同契》融會易、老、儒、金丹、氣功諸說，其寒暑、魂魄、清濁、邪正、有無、期度、配位等概念，不僅突出事物界分之屬性，也強調事物界分之「校度」。可以說「界」是中國古代諸家學說的思維基礎和思想基石。

古希臘畢達哥拉斯學派以數為萬物之本質，提出有限與無限、一與多、奇數與偶數、正方與長方、直與曲、左與右、明與暗、動與靜、善與惡、陽與陰等十個相互關聯對立的範疇，歐幾里得有關「點為線之界，線為面之界，面為體之界，體不可為界」之「界說」，實質上也是以界為起點、以尺度為工具，對世界萬物加以邏輯性的規定。

希伯來—猶太及基督教文化彰顯突出的神學性，顯著特徵是在世界與人的基點之上創設超自然的神——上帝，上帝與人之間的「界」的設立及其連接，蘊藏了猶太—基督教思想體系的關鍵奧秘。

儒、釋、道、希臘、希伯來—猶太（含基督教文化）等東西方思想體系，其建構的思想起點、概念表述、結構形態、思想指向等不盡相同，但在其思維認知的邏輯範疇上，均以「界」為邏輯起點和基本範疇。可以說，「界」是哲學範疇中的一種基本範疇，是範疇中的範疇，因為「範疇」（category）本身的原意即為種類、等級，是對類與數的基本界分，沒有類與數的界分，哲學就無法對世事萬物加以認知，在這個意義上講，界是哲學的源頭，思想的原點。

文明病需文明藥

文明與蒙昧，向善與向惡，和平與征戰，諸如此類，是人類前行路上的永恆命題。工業化以來，物質技術空前發展，但人類精神向前的步伐大大滯後了，以致物奴現象嚴重，拜物主義猖獗，資訊時代，人類的交流最便利，但不同觀念文化間的碰撞衝突也最激烈。

士爾上世紀九十年代來到深圳，因學術研究和行政工作緣故，與香港各界保持密切聯繫。二十多年來，親眼見證了經濟發展、科技進步和社會轉型對人性與心智帶來的劇烈影響和衝擊，他表示，當前人類文明的車輪來到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十字路口：一方面物質和精神成果的累積給人類帶來了從未有過的豐裕供養，另一方面無論是超級智慧、基因技術、生態危機、地緣政治、單邊主義還是文明割裂、思想隔絕乃至人的心智弱化和人性退化等等，都日益突顯出嚴重的「文明病」症狀。人類的未來是走向正面烏托邦還是走向反烏托邦，抑或是在正反兩界的困頓中踟躕前行，都亟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做出整體性思考。文明之病需要文明之藥。

他認為，文明之藥只能從文明通鑒中淬煉提取。文明通鑒是指以文明整體觀為認知框架，對不同的文明體系、文明階段、文明形態和文明思想等要素進行貫通參照，求同存異，集合優質要素，從而構建人類文明新體系——普惠文明。

普惠文明理想是在尊重文明差異化的前提下，努力消融不同文明間的精神藩籬和相互牴牾，尋求最大文明公約數，建構使全人類共同受益的文明體系，這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根本路向和目標。構建普惠文明的關鍵路徑在於思想通約，即超越既有文明體系尤其是思想體系的慣性制約、盲目模仿和非此即彼的對立思維，溝通和互鑒全人類的思想智慧，在不同文明中，發現、融會和建立相通性的認知思維和形上精神，以此作為人類共同應對危機、指引未來的思想理念。

《兩界書》中道觀、約觀、仁觀、法觀、空觀、異觀等重要觀念，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發揮了無以替代和相互補充的重要作用，溝通、融合、善用和共用人類的思想寶藏和智慧結晶，既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必要的哲學文化基石，也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昭示了作為文明進程的前行路徑和歷史必然。